

◎历史纪实◎

## 建国大业

王兴东 陈宝光

51

1948年8月22日下午1点,“胜利号”客轮已经到达了敖德萨附近的海面,再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目的港,眼看就快结束这次航行了。在海上漂泊了近一个月的旅客们,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快心情。

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在自己的头等舱里与五女颖达和六女晓达聊着天。

“嗯……”冯玉祥扬起身表看了看,“用不了一天……就到了。”

“噢——总算到了,太好了!乌拉——”19岁的六女晓达像这些天看的苏联电影里的人们在欢呼的时候那样叫着。

“乌拉什么?这么好的条件……还不满足吗?”冯玉祥笑着问。

“是啊,这条船比上回那条美国船……好得没法说了。”李德全附和着。

“要觉得好,到了岸别下船继续坐。金丝笼子好不好?老关着也受不了啊!”

“这孩子,倒会说!”冯玉祥笑着嗔怪道。

“本来嘛!”

“哎——晓达,上了岸,你最想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李德全问。

“嗯……我想……好好洗个澡!”说完她意识到有男性在场时,脸红了。

“你呢?”李德全又去问五女颖达。

“我……想吃——冰激凌!”

“馋猫儿!”

“你才馋猫儿呢!”

“你馋猫儿!”

“你馋猫儿!”

姐妹俩扭成了一团。

“别闹了!”冯玉祥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股烟味儿……”

“烟味儿?”晓达瞪大眼睛诧异地问。

“我也闻到了!”李德全说。

一股黑烟在舱门那块儿的顶部冒了出来,一股烧焦了的味儿迅速扩散……

“不好!着火了!”冯玉祥判断说。

他的话音还没落,晓达就像箭一样地向楼梯跑去,一转弯儿就没影儿了。冯玉祥怕晓达出事儿,紧跟着她离开了舱房。李德全考虑到丈夫走的时候没穿大衣,怕外面冷,找到冯玉祥的大衣后也来到甬道。这时,甬道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充满了刺鼻的气体,令人窒息。在黑暗中,李德全隐约听到丈夫的呻吟声,想冲过去抢救,但火焰已经烧灼着她的脸部和左手,热浪使她只能挣扎着往后退,退回舱房,昏倒在地板上……

此时,冯理达和罗元铮正在他们的舱室里午休,都睡着了。

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把他们惊醒。

“铮,有情况!”

“嗯?”罗元铮揉着惺忪的眼睛。

“警报!”

两人急忙穿好衣服,跑出舱室,看到船上有一处冒着浓浓的黑烟。

“不好!是爸爸他们那儿!”冯理达说。

两人跑到冯玉祥夫妇住的头等舱门前,发现黑烟果然是从这里冒出来的。冯理达拼命地拍打着舱门,可是舱门关得死死的,里面也没有一点反应。

“铮,快去叫人!”

罗元铮转身就跑。这时,冯理达的弟弟冯洪达和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也来到头等舱门前,跟冯理达一块儿砸门,门纹丝不动。罗元铮回来了,带来了四个苏联海员,扛着消防斧,拿着灭火器。连砸带撬的结果,总算把舱门打开了,滚滚浓烟夺门而出。

18岁的冯洪达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忍受着浓烟和热浪,冲进冯玉祥夫妇居住的舱房,在舱房里摸来摸去,突然,脚下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知道是躺在地板上的人,他背起这个人冲出舱房,冲出甬道,冲出舱门,到了外面才发现,这个人正是母亲李德全。躺在甲板上,呼吸到了室外的新鲜空气,李德全剧烈地咳嗽起来,她苏醒了……

“你爸爸和晓达呢?”李德全问儿子。

“爸爸——”冯理达和罗元铮在舱房里喊着,但没人答应。

甬道里一片漆黑,浓烟弥漫,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什么也看不见。烈火越烧越旺,来势凶猛,仿佛要吞噬喀轮上的一切……一个苏联船员用灭火器左右横扫,浓烟多少淡了一些,罗元铮看见小妹冯晓达倒在地上,抱起就往外跑。

冯理达透过弥漫的浓烟四处寻找,终于在甬道里靠近舱门的左近看见了父亲,父亲那魁梧高大的身躯软软地躺在地上,她上前抱起父亲,父亲毫无反应,两臂无力地低垂,而父亲沉重的身体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拖得动的。

“爸爸在这儿!来人哪——”

赖亚力和苏联船员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帮着把冯玉祥抬出了舱门。



## 罍栗果

巖望

◎拍案惊奇◎

118

“有人举报你们做假,现在杀回马枪,赶快想办法,不说了。”对方挂了电话。过江龙一屁股坐到摇椅上,又像弹跳似的蹦起来,冲着话筒大喊:“过来,快过来!”

没几分钟,杨长生和黄毛就急急地赶到过江龙的办公室。

“啥事这么急,出岔子了吗?”

过江龙说出大事了,警察接到举报,现在又回来了,二十分钟就到。

杨长生和黄毛也大惊失色:那怎么办?我们的人刚撤下来,领了钱回家去了。

现在找人也来不及了,那些赌徒、嫖客正上劲呢!

过江龙现在已经冷静了,他作了短时思考,脑子里有数了。

他安排王二虎,带几十个保安到路口去堵警察,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来。

同时他让杨长生去农民新村,煽动那里的拆迁户来增援,想办法把警察打出去。

“让警察看看,是群众大还是他们大,要是犯了众怒,他们吃不了兜着!”

杨长生和王二虎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了,过江龙不慌不忙地走进了监控室,监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郭亮带着警车进入开发区,转头向外商投资休闲中心奔去。

忽然看见路口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

郭亮迅速命令停车,走下车来一看,原来是一群保安,也穿着正规的制服,看起来跟警察也差不了多少。

郭亮心想,这要是让群众看见,还变成真假美猴王呢!

郭亮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王二虎答:“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警察,执行公务,请你们让开。”

“警察,警察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就执行公务,动不动就叫人让开?神了你!我们现在也是执行公务,谁也别想进!”

梁冬梅忍不住了:“我们奉上级命令执行公务,赶快让开!”

王二虎也不含糊:“我们也奉上级命令执行公务,你们快走!”

郭亮想,这是谁呀?胆子这么大,说话这么冲?仔细一看,这不是王二虎吗?

“王二虎呀,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啦,在这干吗呀?”

王二虎一听警察叫他的名字,下意识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说:“原来是郭警官啊,真是冒犯冒犯。我在这外商投资休闲中心干活哪,混碗饭吃吃!”

“那你还不好好工作,拦我们警察干吗呀?我们去你们那儿检查一下情况,你好好配合不就行了吗?”

“对不起郭警官,我们老板说了,你们今天晚上已经检查过一次了,客人们都有点不自在了,要是再去检查一次,客人肯定有意见,我们这生意就不好做了。”

“我们这检查是例行公事,你们照常营业怕什么呢?是不是有点不规范怕检查呀?”

“哪能呢,郭警官,我们可是守法经营户。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人家在这休闲,吃着玩着,警察总不能一晚上吓唬人家两次吧?”

梁冬梅生气了:“别跟我们磨嘴皮子了,不让检查是不是有鬼呀?快让开,妨碍执行公务是犯法的!”

王二虎知道,硬斗不过警察的,只要再软磨一会,农民到了就好办了。

他故作姿态地说:“这位女警官别生气呀,哎哟,这不是梁姐吗?”

“我是王二虎呀,上次到您那儿投案自首的,没忘记吧?现在我重做新人了,好不容易混了这么个差使呀!”

“老板叫我们在这候着,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你总不能砸了我们的饭碗吧!”

正说话间,远处嗷嗷地跑来一群农民,手拿棍棒铁锹的,足足有一百多人,一边跑还一边喊着:“不许警察捣乱!不许警察捣乱!”

保安一看来了援军,顿时气焰嚣张起来,大家把警察团团围住,吵吵嚷嚷地叫个不停。

郭亮连忙说:“农民兄弟、农民兄弟,大家别误会。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叫郭亮,这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奉命来执行公务的,对娱乐场所进行检查,是例行公事,请大家理解。”

◎农村小说◎

## 屋角的战争

苗秀侠

2

踏着两脚白雪泥的人直走到屋角的大门前,带着一股冷风,把屋角刮倒在雪窝里。屋角平生最怕雪窝子,小时候去念书,掉在雪窝里,差点憋死了,要不是大老拐拾粪碰到,把他当一泡狗屎朝外扒拉,屋角早就被雪沁死了。

屋角半天才从雪窝里爬起来,见那人已走进他的院,他的堂屋,屋角呆傻半晌,嘴唇哆嗦着,挤出一个声来:“驴僵的粪箕,你这是弄啥?”再看看他背上驮着的人,屋角嗓子眼热辣辣的,狂吼了一声:“大树,我的儿!”

屋角到合肥找大树,因为粪箕总是掖着藏着不让见,屋角最后死了心,安心在家呆着等死。没承想,粪箕把大树带回来了,直接送到他的家里。

“把你儿子还你。”这是粪箕进屋说的第一句话。

屋角看着冤家黑塔塔的脸,心里迷迷糊糊以为是场梦。屋角这几年的梦里都有类似的场景:粪箕突然良心发现,把大树带回来交给他。屋角揉揉眼睛,定睛地看着粪箕,突然大吼一声:“你个驴熊!”屋角在梦里也数次这样骂过,每次大骂一声之后,他就从梦中醒来了。这回不是梦,屋角还能看到粪箕站他面前。

“你看清了,这是你儿子!”粪箕指着大树,忿忿地坐在条几旁的木椅子上。这回屋角彻底醒了,知道不是梦,粪箕果然良心发现,把儿子还给他了。屋角咧开嘴,想放声大哭,可是,他干张着嘴,一肚子的泪水不知从哪儿出来,就扑过去去摸大树的脚。大树长高了,壮了,他走时才17岁,现在,一过了年,他就满20了。大树的一只脚上还绑着石膏,屋角每握一下他糊石膏的脚,就肝肠寸断,哭道:“我的儿啊,你受苦了!你是怎么啦?”屋角捏着鼻子,擤出一把鼻涕,朝粪箕身上一甩,又去摸大树的脚,安慰着大树,“树,你不要怕,我攒的有钱,咱慢慢治,爹来养你。”大树晃了晃伤脚,嘟囔一句:“俺爹说啥呢,我谁也不叫养,拆了石膏,就没事了。”

屋角停止了流泪,又把抱住大树的伤脚,虎视眈眈地看着粪箕,生怕他是发个癔症,他癔症过了,又会拽上大树远走高飞。

粪箕直勾勾地看着屋角,屋角也在心里研究粪箕下一步棋的走法。这些年,屋角太了解他了,他每做一件事,都和走棋一样,稳准狠。

粪箕在屋角面前是很魁梧的,有屋角几个大。可是,屋角只看了他一会儿,他就把魁梧塌下来了,说话也有些不利索:“那个,什么,我先不跟你说许多,我要算算这些年的账,你伤害我的账!”

屋角搂着大树的伤脚,渐渐把情绪放平整。屋角说,你算账,你敢在我屋里算账?当着孩子的面,你说说?

屋角瞅一眼门口。院子里有动静了。有人进院了。屋角心说,这雪天,都抄手闲着没事是吧,那就来看热闹吧。这些年,热闹也没让你们少看。那就再看看吧。奇怪,粪箕也才回来,咋就这么多人知道了?

一会工夫,嗡嗡的人声就把院子涨满了。在广州打工的那一拨肯定回不来,那里的火车都停开了。屋角看见红着鼻子的生产牢跟和耙齿了,还有他们的媳妇。那几个娘们昨晚一定跟男人亲热过了,瞧那过足瘾的样子,当着人面,还在眉来眼去。不但跟自家的男人递眉眼,还去别家的男人。也难怪,平常这些娘们哪里有男人场串啊,这会儿正是红瓦房人气最旺最热闹的时刻,就让她们过过瘾吧。

挤在屋角院里的人群,老老少少一大把,脚都插在雪堆里。他们都知道粪箕拐走了大树,现在,他们更想知道粪箕把大树送回来的原因了。

屋角的声音很响,他有意让院里的人听见:“跟我算账,当着孩子的面,也当着村里老少爷们的面,你倒是说说,这些年你做了几件事?我反正抱着死的心了,也不怕你了,咱让乡亲们评评理,你拐走我的儿子,又让我遭了罪,你是不是人?”

屋角人不高,嗓门可亮。他要让村里人都听见,他是不怕粪箕的。什么时候,他都会跟粪箕的战争进行到底。屋角一边抖着身子亮嗓门,一边拿眼瞄院子里的人。他一下心疼起来了。那些人踩了他烧茶用的雪了,把雪踩腌了,就再不能烧茶喝了。可惜大树就喝不到雪茶了。那滋味,真是甜丝丝的缠舌头呢。

粪箕忽地立起身,像半截铁塔,直戳戳地耸在屋角面前。屋角习惯性地哆嗦一下身子,被他生生按住肩头:“告诉你,小人国,我亏吃大了,这些年我像驴子似的给你拉磨,反过来倒被你算计了,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

院子里又是一阵嗡嗡声,大家都等着看热闹。不过,这回,屋角和粪箕的热闹没让他们看太久,粪箕哗啦一声,把屋角家的门从里面闩起来了。



插图:小平